

175  
421  
40

林子金書

廿七



有子

門人林志

續稿卷之五

復江西黃願所

陳大化命梓

兆恩拜復。兆恩所云三教合一者。以合今之  
和尚道士。而三綱之。而五常之。而士之農之。  
工之商之。以與儒者爲一。孔子爲一也。夫孔  
子之道。公道也。孔子之心。公心也。以孔子之  
公心。行孔子之公道。豈惟以其道之公。而公  
之講學之士。亦且以其道之公。而公之道釋。

者流。然後孔子之公心。始冒天下萬世於無外矣。來教云云。豈其以孔子之公道而為一己之私學。我自師之。不欲與人共之邪。抑孔子之公道。非道釋者流之所宜學也。若孔子之公道。非道釋者流之所宜學。則道釋者流。是亦不可並生於天地之間邪。有王者作。將比今之道。釋者流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唐虞三代之治。鳥獸魚鼈咸若。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如兄所云。

之徒。不得與鳥獸魚鼈並生於天地之間。咸若於唐虞三代之盛矣。是豈孔子之公心哉。且唐虞三代以上。道釋之教未興也。故太和元氣。得以流行於宇宙間。而漢唐宋以來。道釋昌熾。內有怨女。外有曠夫。偏陰偏陽。乖氣致異。此治之所以不唐虞三代也。如無志於唐虞三代之治。則已。如有志於唐虞三代之治。若不群道釋者流。而三綱之五常之士。

之農之工之商之其何以復還太和元氣於  
宇宙間邪。兄幸毋以道釋者流之不三綱不  
五常不士不農不工不商邈然與我之不相  
干涉然殊不知以孔子之公道公心而觀之  
則皆吾赤子之無知而入井者皆吾兄弟之  
顛連而無告者况乖氣致異而治之不唐虞  
三代者職此之由矣且兄生平所講者何學  
也所道者何道也去歲以卒卒無斯湏之頃  
尚未叩兄之蘊以聆明教爲恨且兄之

人自處乎以天自處乎若以人自處也盡吾  
之所以爲人之道仰不愧天俯不忤人是亦  
足矣若以天自處也則凡天之所覆者皆天  
之事皆吾之事也鳥獸魚鼈思所以處若之  
而况於人而爲萬物之靈者乎故孔子之志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孔子之公  
道孔子之公心也而道釋者流獨不有老者  
乎獨不有少者乎獨不有吾之同儕而爲朋  
友者乎今道釋者流之不三綱不五常不士

不農不工不商趨於邪徑入於迷途也豈非  
老者有未安者乎少者有未懷者乎朋友有  
未信者乎孔子固深絕之而亦不之安不之  
懷不之信者乎故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  
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大抵道本至大也學之  
者小之也中庸言博厚高明至於載物覆物  
配地配天易亦曰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鄙  
見所謂群道釋者流而儒之而孔子之者蓋  
以擴孔子之公心達孔子之公道庶乎又  
地載之內得以範圍而曲成並生而並育或  
可以還唐虞三代之盛而太和元氣復流行  
於宇宙間也漫托空言竟亦何益惟兄其再  
教之。

補缺典故東

承諭補缺典故數言可謂相知之深矣然不免  
有溢美之詞愧愧今復爲兄詳之乾以成男  
坤以成女男非女無以生女非男無以成夫  
婦之所以別也父子之所以仁也君臣之所

以義也。人道之重至於如此。今道釋者流。飄然雲外。其有夫婦之別乎。不有夫婦之別。其有父子之仁乎。不有父子之仁。其有君臣之義乎。不有夫婦。不有父子。不有君臣。此則人道之缺典也。區區嘗因此而推言之。古之聖人。立此君臣。以教天下萬世之義也。立此父子。以教天下萬世之仁也。立此夫婦。以教天下萬世之別也。今道釋者流。顧乃棄去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而與古之聖人之

所以教人者異矣。又不謂之聖人之缺典邪。此歸儒之教之所由興也。區區復因此而推言之。天地以陰陽剛柔化生萬物。上而日月之照臨。下而山川之流峙。微而昆虫草木之森列。莫不有陰有陽。有剛有柔。今道釋者流。顧乃反其陰陽之常。悖其剛柔之義。以自棄於天地造化之外。而不恤也。又不謂之天地之缺典邪。此原宗之圖之所由說也。然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則亦有然矣。日淪地中。反

晝爲夜而夜則有月以照臨之。又况有所謂  
火焉。而麗木以明與。月也。火也。非所以補日  
之缺典乎。天使陽生萬物。復使陰出佐陽以  
成之。陰以成之。又非所以補陽之缺典乎。若  
聖人者。以參天地。以贊化育之所不及者也。  
民之未有宮室也。則處之以棟宇。民之未有  
粒食也。則教之以稼穡。無以引重致遠也。則  
利之以服牛乘馬。無以待暴客也。則豫之以  
重門擊柝。易書詩春秋禮樂者。六經也。聖人

之精。因經以示。文辭體裁。且不沿襲。大學之  
書。論語之所未嘗道也。中庸之書。大學之所  
未嘗及也。孟子之書。中庸之所未嘗發也。堯  
舜之中。孔子則貫之以一。孔子之仁。孟子則  
益之以義。若後世儒者之所論著者。文辭體  
裁。相沿相襲。况有能自出一家言。而言其心  
之所自得者乎。譬如以水益水。以火益火。汗  
牛充棟。將焉用之。此區區之所以不自揣分。  
以竊窺天地造化之微。聖人立教之旨。漫托

林氏續編 卷五  
空言以補人道之缺典云。

寄大叅鄭壺陽公

先大父省吾公。勲績載在總府題名記。廣西志。廣東志。蒼梧軍門志。硯岡碑文。南寧新寧八寨地方。俱有生祠碑記。家藏頗多。後以島夷之變。而諸刻無有存者。卑微之分。加以遠道。安能得此諸刻。何以俾我世世之孫子。知我先大父勲績如是之盛也。故不自揣分。前托表叔祖方吾泉。及表弟若韓。代稟臺下。已蒙賜允。茲敬錄諸刻名目。奉上記室。伏惟垂念。不惟兆恩輩知德。卽世世孫子。亦受惠多矣。外具兩廣疏畧。惠威畧。各二十冊。附上封帕之需。

奉復退齋叔公

竊念兆恩少習舉業。至壯年乃始棄去之。而爲身心性命之學。偶有所聞。卽欲以三教合一。歸儒宗孔之旨。以三綱天下萬世道釋者流。此則兆恩之志也。蓋夫人之志。以其家爲



已分內事也。而一家之內。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夫人之心。常惻然也。若兆恩不自揣分。以天下萬世爲已分內事也。而天下萬世。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兆恩之心。亦惻然也。故曰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爲天下萬世慮者。能無有家有室之願乎。此兆恩之所以二十年來。孜孜汲汲。而不敢少怠者。亦惟此三綱之故。爾。島夷入城。變已亟矣。三綱幾乎墜矣。兆恩爲此三綱之故。不徒托之空言。而欲見之于事。是雖爲人之所訕詈毀謗。幾於不免者。兆恩亦惟自執其是。何怨何尤而已。此意旣明。他復何望。近曾豫撰壙誌。聊以見情。伏惟賜教。幸甚。

復張星湖大尹天叙

辱厚款。且累承詩教。謝謝。兆恩之所謂三教者。三綱也。以二氏之失。而欲正之以三綱也。然此徒托之空言爾。豈真能正二氏之失。而三綱之者乎。昔者孔子之作春秋也。借南面

之權而是非之。孟子之作七篇也。闢揚墨之教而禽獸之。當其時。果有能信而行之乎。否也。惟定之以中正之理。以垂憲萬世已爾。故曰必來取法。况兆恩之庸庸者。安能杜罪我之口。免好辯之譏。而必欲正二氏之失。以歸儒宗。孔親見之。行事深切著明。邪要而達。而在上。行其道於時。窮而在下。明其道於後。此乃儒門家法。萬古不能易也。尚容面談。不盡。

荅趙學博

昨黃生陽奉傳尊意。謂兆恩寄復何公書。侍教生宜作舊治下。承教之頃。不勝惶愧。然兆恩竊以何公有道德者。有節義者。必不以勢位爲重。而曰侍教生者。蓋慕其道德節義。而可以爲人師法也。且去歲之所以通刺於兆恩者。謂何若以勢位爲重。必不通刺於兆恩也。從可知矣。若兆恩惟以勢位視之。殆非所以處何公也。蓋何公樂道而忘其勢位。而兆恩亦樂道而忘何公之勢位。其所以尊何公

也不其至乎。兆恩不才。每於貴顯者流。有不釋然於勢位之間者。雖先通刺。亦不敢報命。兆恩生平自守之槩如此。惟公裁之。歸見何公。以此訊之。何如。餘惟節哀順變。以成大孝。不宣。

東吳一庵通判紳

區區先年謬有所聞。卽欲以三教歸儒之旨。傳信於天下萬世。不惟不恤是非。亦且不恤榮辱。不惟不恤榮辱。亦且不恤利害。凡有所

爲。苟有當於心者。真有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矣。然所謂三教歸儒之旨者。豈徒樂與道釋者流爭邪。蓋欲辟道釋者流。而君臣之。而父子之。而夫婦之。以歸於三綱也。若於道釋者流。必欲三綱之。而躬行之間。或有所不逮。則生平之所以孜孜汲汲者。何爲也哉。古人有言曰。信理者無是非。信心者無順逆。見義必爲。萬人吾往。亦奚有是非順逆之足貳其心邪。故三綱之重。

不可以已。而成敗之迹安可論人。若以三綱之重而可以已。則孔子不當有正名之先。而伯夷叔齊亦不當有叩馬之諫。若以成敗之迹而可論人。則孔子何爲不悅於魯衛。而伯夷叔齊又何爲餓死於首陽山邪。且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昔者滕文公行之。而父兄百官皆不欲。夫以孔子之聖。伯夷叔齊之賢。文公之尊。欲舉三綱之重。而猶若此。其難况兆恩非聖。非賢。非君之尊者乎。故數年偃蹇而不悔者。誠非得已而不已也。日聞執事之以區區爲矯也。故爲執事詳之。嗟乎。嗟乎。三綱旣淪。風俗斯壞。救其失而釐正之。安得謂之矯。若以正三綱也爲矯。則執事近日之所講也。豈有出於三綱之外。而以孔子夷齊爲不足學與。

寄姚丈

日者左顧金洲。殊失款禮。歟甚。兆恩無似。近以綱常之故。爲人之所毀詈。而執事獨謂兆

恩生平之所以孜孜而論著者。今既得見於躬行之間。而非徒托之空言焉已也。此誠有以得兆恩之心。而執事乃今爲兆恩知心之友矣。若莆之人。每以兆恩未破滅之先。未嘗有爭。今既破城之後。何其有爭心之若是邪。殊不知爭此綱常之大。殆非爭名爭利之細也。兆恩以阻雨。而雪峰之行未果。相見在卽。餘不能盡。

寄宋縣令

擢容縣令。慰慰。夫令民之父母也。而容之民。非兄之赤子乎。其所以赤子其民。而民愛之。如父母者。豈有他哉。以父母之心。行父母之道。子之女之而已矣。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也。男而室之。女而家之。父母之道也。若爲令者。不有父母之心。不盡父母之道。而稱諸其縣曰民之父母也。豈不難哉。唐虞三代之先。而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者。以宇宙之內。無不室

之男。無不家之女也。今兄之爲縣也。果能父  
之母之。室之家之。一陰一陽。無怨無曠。則太  
和元氣。自流行於一縣之間矣。不謂一縣之  
唐虞三代邪。或者以唐虞三代之道。豈其可  
行於今。而又况於一縣之小乎。殊不知今之  
民。唐虞三代之民也。而天下之大。特一縣之  
積耳。其曰有所不可行者。亦獨何歟。故君子  
在一縣。則以其縣而家之。而行父母之道於  
其縣。在天下。則以天下而家之。而行父母之

道於天下。古而今之。今而古之。舉斯心而加  
諸彼而已。若謂一縣小於天下。而古道之不  
可行於今也。必不然矣。詩曰。樂只君子。民之  
父母。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夫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者。豈有大  
於赤子其民。父之母之。室之家之。以順其情  
而不拂邪。區區生平所云歸儒宗孔者。正此  
意也。伏惟留意。幸甚。

又

辱報札謂承教易知且易行濟世之仁可知矣。或者以不能悉其人而知之以爲難能也。殊不知縣有里。里有長。里之人。里之長知之。合里之長之所知者。則縣之人。縣令能知之。合縣令之所知者。則天下之人。天子能知之。然則又安能悉其人而室之而家之也。嗚乎。豈必悉其人而室之而家之。然後可以爲民之父母哉。惟其一念懇切。子視其民而必欲室之。而必欲家之者。父母之心也。且爲令

持一縣可致之權者也。賦罰紙贖。惟所用之。

又况其縣之有力者。而既率之以子民之仁矣。則彼有力者。其有不奉承德意。而附義之恐後乎。大學曰。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此之謂也。至於表厥宅里。是又激勸有力者之一微機也。然天下之大。亦一縣也。一縣之衆。亦一家也。其道甚爾。其事甚易。况其勉之。

荅洪芳洲先生書

兆恩不才。一年之內。得領尊翰者三。不知兆

恩何以獲翁之教愛如是邪。惻甚惻甚。兆恩伏讀尊翰。而三氏之教。翁可謂得其大矣。若兆恩之所謂歸儒宗孔。以與世間人道者。非他也。蓋孔子非不知有仁也。而罕言仁。非不知有命也。而罕言命。非不知有性與天道也。而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然此皆不可使知之道也。夫不可使知之道。既已罕言。而不可得而聞矣。則其所言以爲教。所聞以爲學者。是皆民可使由之道。三綱五常而已矣。士農

工商而已矣。豈非張子厚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邪。而兆恩之所以歸儒宗孔者。殆有見於此矣。其曰立本曰入門曰極則。以與出世間人道者。亦非他也。蓋近世講學之士。率以釋氏頓教教人。而曰虛空本體。本體虛空。當下便是。非不美也。殊不知此乃極則語。以與上智之士。如顏曾者流道也。顏曾者流。求之聖門。且不多見。况後世乎。不有上智如顏曾者流。而驟語之。以不可使知之道。所謂虛



空本體者。豈不重其疑畏之心。而且驚且怖。邪。然兆恩之所謂立本者。先修人道。無虧無欠。乃所以為人也。不三綱。不五常。卽是毀網裂常之徒也。而可謂之人乎哉。不士不農。不工不商。卽是游手游食之徒也。而可謂之人乎哉。夫既不可謂之人矣。而可與之適道。以入門以傳受孔門心法乎否也。而又况曰不可使知之道。虛空本體者。適以誣之也。兆恩此意見諸拙集中頗詳。而三教心宗三教

乃會諸拙集以撮其要。俾人易曉。而易知也。尊翰所云三教其歸一也。其為大聖人之學一也。何妨於異。何妨於同。寔先得兆恩之心之所同然矣。而程子乃曰字字同。句句同。只是有不同者。令人有所不能解。而尊翰謂之未為得之也。誠名言也。敬羨敬服。

奉荅漳南道甘確齋公書

前日荷蒙尊翰托秦叅戎公見召兆恩。寔以卑微之分。不敢往。萬罪。茲復差官申之以寵

翰對使啓緘。悉皆重道之懷。爲民之切。三四  
讀尚不能釋手。其曰不忍遺漳之人。又曰欲  
漳之人盡得聞道。此皆仁者之言。真漳之人  
之福也。不謂之以貴下賤。大得民邪。但愧兆  
恩菲才薄德。而非其人爾。兆恩應當奔命。匍  
匍嚴臺。以上答翁之重道爲民。虛懷忘已。又  
且得以伏請至教也。竊念兆恩自年三十時。  
入山隱處。更不敢一出。以應當道之命。召者  
非敢曰不往見之義也。然兆恩至愚也。每自

心度似有大不可者。恃愛不識。已諱。爲翁陳  
之。今翁之愛兆恩者至。而翁之命召。真爲不  
可不往。此兆恩之真心也。若向後復有來命  
召者。重道之心不及翁。爲民之心不及翁。虛  
懷忘已不及翁。則兆恩將必往乎。將必不往  
乎。設兆恩將必往矣。則東馳西騫。大非山人  
守禮之常。將必不往矣。則是有所於擇。而兆  
恩之罪。且不容於死。若兆恩乃布衣之最微  
者。死何足惜。但以卑賤而上抗尊貴。卽是不

達禮不守分。而禮分之不明矣。又將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哉。冒死上聞。伏乞尊裁。不勝悚慄之至。

奉復興泉道王槐庭公書

兆恩伏跡山中。無所短長於時。而今又老矣。無足齒數。若翁之宏德碩才。世之所希覲見者。駁歷中外。執法不阿。乃卑微兆恩。夙所歆慕。欲一識翁而末由也。豈意翁不以兆恩爲庸劣。枉顧草舍。俾兆恩得以從容領教。何幸

之。易之所謂以貴下賤。真當於古之人求之。敬羨敬服。竊念兆恩不自揣分。自少年時。喜談井田。每以爲田不井授。終爲苟道。若翁所撰著隨槎集。積田之說。是誠經世之良猷也。旣竭心思。而擬處之。且詳且盡。卽不能行之於時。亦且必行於後。天下至寶。當爲天下人用之。此理之必然也。外近所著九序摘言一帙。尚未及梓。呈上覽教。肅柬奉復。無任悚慄之至。

又

兆恩向不入公門。亦無片字上達之尊顯者。今以翁之知我也。故特遣人齎送拙刻。裁正自是以後。再不敢奉修寸楮。以候命嚴臺。如有寸楮。以候命嚴臺。便是假稱兆恩名字。幸勿信之。卽翁之所以愛兆恩者至矣。

奉復廉憲胡廬山公書

兆恩卑微一小布衣爾。無所短長於時。乃蒙翁垂念。寵之以華翰。申之以綵幣。不知兆恩

何以得此於翁邪。且所賜衡齋尊集。齊心林香。開函捧讀。則翁之所以教兆恩者至矣。竊念兆恩前年三十時。曾入吉水。爲先叔父乞文於羅念庵翁。卽知有翁。願從請教。而末由也。茲辱使者下臨。乃知翁是兆恩前三十年所願見而不可得也。辱命之頃。分當奔走伏謁。嚴慈臺下請教。以少遂兆恩四十年所願見之懷。第以兆恩壯年棄去舉子業。入山隱處。時海內之士。有曾以道爲通。以求知於王

公大人者。以故兆恩卽自誓願不入公府。而非敢曰孔子孟不往見之義也。繼而又聞亦有因此而獲罪戾者。於是兆恩遂爲深入之計。而不免矢之僻。兆恩固自知之。而亦不得不僻者。分使然也。茲敬遣敝徒陳生一夔。候命臺下。伏惟台亮。幸甚。

今來... 三十... 吉木... 殊... 父... 何... 然... 且... 世... 齊... 某... 齊...

門人游萬雋校

續稿卷之六

陳國榘梓

荅柬

區區初以性本不殊。道惟一體。固不知有儒有道有釋。亦不知儒道釋之有正有邪。不知有士有農有工有商。亦不知士農工商之有貴有賤。苟以是心至斯受之矣。若軒轅之問道於空同。昌黎之留衣於大顛。何嘗以其我儒也。而於道釋則並棄之耶。伊尹農夫太公

屠叟傳說築於傳巖。仲由薪於韞丘。孟子曰。百里奚舉於市。孫叔敖舉於海。亦何嘗以其我士也。而於農工商則並棄之邪。今之道釋。雖非空同大顛。而其性之善。亦皆可以爲聖。爲賢也。今之農工商。雖非伊傳仲由。而其性之善。亦皆可以爲聖爲賢也。區區以此性善之故。故竊效孔門無類之訓。義聚而齒列之。不敢復生分別之意者。雖云萬物一體之心。是亦不能隨順世俗之過也。區區今既不復

後談三教矣。而舊時所相從以受業者。偶爾相會。亦當別儒道釋而三之。士農工商而四之。庶不忤世違俗。不謂之廣大之中。且盡精微之致耶。况壙誌旣已豫誤。而雲水逍遙。乃區區今日事也。而於世之所謂正者。邪者。貴者。賤者。區區安得而知之。正者正之。邪者邪之。貴者貴之。賤者賤之。區區安得而知之。正者不得不正之。邪者不得不邪之。貴者不得不貴之。賤者不得不賤之。區區安得

而知之。正者未必正。邪者未必邪。貴者未必  
貴。賤者未必賤。區區安得而知之。有正有邪。  
有貴有賤。是世俗之見。生分別心。無正無邪。  
無貴無賤。是性善之初。無分別心。區區安得  
而知之。無分別中有分別。有分別中無分別。  
區區安得而知之。有分別者。分別也。無分別  
者。亦分別也。區區安得而知之。既安得而知  
之。又安得而分別之。既安得而分別之。又安  
得有正有邪。有貴有賤。而有分有別也。無正  
無邪。無貴無賤。而無分無別也。區區亦惟脩  
身俟死已爾。他復何與焉。謹具奉荅。幸惟教  
之。

又

覽來教。似有傷於峻。與鄙意稍有不同。孟子  
曰。夫道若大路然。又曰。人人有貴於己者。若  
斯人也。而為天之所不覆。為地之所不載。則  
亦已矣。如斯人也。而亦為天之所覆。為地之  
所載。則又安可以共由之大道。而不與之並

生於天地間邪。故曰。道不以貧賤而不與。惟高明者教之。

答論作聖

區區以聖人爲可學。而子疑吾言乎。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豈非以吾心一聖人也。而能不失吾心之聖人。是亦聖人也。書曰。惟狂克念作聖。况非狂乎。惟在克念而已。願吾子試反諸心。而吾性之善。自能充實光輝。而化而神。完完全全。原是一箇聖人也。願子退讓於古之聖人。不自克念也。亦獨何與。

又

夫學也者。學爲聖人也。若不知有吾心之聖人。而惟知有仲尼之聖人。徒述其言而踐其迹。殆非所以善學聖人也。故子夏之篤信聖人。終不如曾子之反求諸己。

又

以此心而見之言。卽是言孔子之言。而言爲法言矣。以此心而見之行。卽是行孔子之行。



而行為法行矣。豈非吾心之孔子。與孔子無異邪。試反諸心以自考之如何。

又

向所聞於區區者。果能見於行乎。否耶。果能持之永久而不變乎。否耶。蓋上天之所以賦畀於我者。不薄。無貴賤賢否。無不備具。此聖人之道。吾子自視與孔子何如也。而本體之常明。真與孔子原無異也。若或不能自信。而以孔子之聖。殆非我之所能及也。不亦孤負上天之所以生我之意。與區區之所以惓惓望子之心耶。勉之。

訊諸生

曾造著代疊級以尊。聖製以祀乎其先也。未耶。幸速為之。蓋人之行。莫大於孝。孔子曰。祭之以禮。故孔子之行。在孝經。勉之。

荅吳方士

執事之所談者。方外之小術也。區區之所談者。性命之微旨也。道不同。不相為謀。殆為是

歟。

三綱

來書足見相愛。草草附復。區區以三綱之故。不理於口。而諸弟每爲區區危之者。何歟。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若正天下萬世。以三綱之大。而覲必信於時焉。則伯夷亦不首陽。茅蕉亦不解衣。不謂之千金之子。不垂堂之心邪。殆非聖賢明道正誼之學矣。或者以區區之違俗。終不免執已之是。以拂人之情。然非區區之所能恤。而亦區區之不得不然也。昔者八百諸侯。背商歸周。而伯夷豈樂於違俗。以拂人之情哉。趙宋臣子。盡歸胡元。而文文山又豈樂於違俗。以拂人之情哉。區區之違俗。與伯夷文文山之心一也。但不知伯夷文文山。當商宋之季。而亦爲人之所訕詈乎。否也。傳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惟母以千金之子。姑息而愛我也。萬萬。

又

區區此舉。以三綱之不可已。大義之不可違也。然天理雖云甚順。而人情亦有所不安。至於不得不爲者。區區之心。常惻然也。

又

孟子之井田學校。載之書者詳矣。當戰國之時。而誰與易之。故曰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孔子曰必也。正名而衛國之名。可得而正乎。又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而陳恒之罪。可得而討乎。又曰家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而三家之強。可得而抑乎。至於君君臣臣。父子子。書弑書篡。書人書名。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安於夷狄。則夷狄之竟亦徒托之空言爾。故曰吾志在春秋。若欲悉道釋者流。而三綱之是亦兆恩之志也。而非兆恩之所能爲也。

山中寄訊諸生

余每與諸生言者。皆心法也。而心法也者。乃

所以造乎其道也。雖然。心法尚矣。而德又安可少耶。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卽道卽德。卽德卽道。故余之教。必合內外以成其功者此也。然德莫大於孝親忠君悌兄信友。用之以爲行。則行爲法行。用之以爲言。則言爲法言。言行相顧。君子之所以慥慥。而仲尼自以爲未能也。諸生中固有能習余之心法者。而躬行有所不勉。則是無其德矣。無德之人。豈足語道。諸生成之。宋儒有言曰。學莫貴

於變化氣質。蓋氣質之性不除。則天地之性不存。天地之性不存。而曰能習心法以造道者。余未之知也。近聞諸生亦有自謂能悟性者。縱有悟性。而氣質之性不除。亦無益也。然此乃人心之靈。而仲尼之徒所不道者。何也。以其馳我之志。而其流之弊。必至語怪以炫竒矣。諸生成之。至於治病之說。非真有治病之術。以利人之生也。聊取心法緒餘。以少試於人。而爲倡教之一助耳。今旣信於人矣。勿

談可也。諸生戒之。

又

區區所謂三教合一者。合儒道釋而一之。以孔子之儒也。夫道一而已矣。而教則有三。蓋孔子以儒之教教人。而入於道也。老子以道之教教人。而入於道也。釋迦以釋之教教人。而入於道也。吾弟既已知之矣。而曰儒歸於儒者。區區非與竊孔子之名者道也。乃與篤信孔子而不得孔子之心者道也。吾弟曾聞

之否也。其所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者。此朱子之學。亦惟朱子能之。若區區之聰明。不如朱子。記憶之性。不如朱子。顧欲即凡天下之物之不可得而勝紀也。表裏精粗而盡格之。無不到乎。至於所謂虛空本體。本體虛空者。此乃釋氏頓教極則語也。而世之人輒以易言之者。何歟。且人未生時。只是虛空。所謂本體者。此也。豈當下之際。不落階級。而習氣盡去。即能忘我之身乎。藉能忘我之身矣。

卽能忘我之心乎。藉能忘我之心矣。復卽能  
并其忘而忘之。而無所於忘乎。故余之教。先  
求放心以存心也。又必至於不失赤子之初。  
而後方可語之以虛空本體者。學之序也。然  
氣稟則原於有生。而習俗又成於積漸。是習  
氣之難除也如此。若習氣未除。而放心猶故。  
而曰能持心法者。豈其然哉。勉之。

### 答論學

大學之所謂物者。非以外物之物爲物也。而  
以心之物於外物而物之者物也。大凡意之  
所向皆物也。豈曰意之向於聲。向於色。而聲  
色之物於心者物也。而硜硜然言之必於信。  
行之必於果。而信果之物於心者。亦物也。故  
物也者。物交物之物也。人化物之物也。物而  
不化之物也。格物也者。格其物交物之物。而  
不爲物所引而去矣。格其人化物之物。而天  
理常存而不滅矣。格其物而不化之物。而不  
疑滯於物。而與化俱徂矣。然此猶有待於格

也。揚龜山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故渾然在中。粹然至善。是乃人性之初。原無一物之可格也。若司馬溫公扞格之說。則又不識無物之本體。而與外物相為敵矣。至於卽體卽用之言。夫誰得而非之。而以用為體之旨。區區寔竊疑焉。蓋嘗譬之樹然。卽此是根。卽此是枝。無非樹也。但指其枝以語人曰。此樹之根也。可乎哉。又嘗譬之水然。卽此是源。卽此是流。無非水也。但指其流以語人曰。此水之源也。可乎哉。謹此附使。冀復教我。

### 先求放心

林子居榕之借借室。浙有二生來見。一人請曰。某雖有慕道之誠。而病於好色。每欲改之而不能也。敢問何以去此好色之心乎。一人請曰。某雖有慕道之誠。而病於好利。每欲改之而不能也。敢問何以去此好利之心乎。林子曰。其內自訟乎。孔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其用武火乎。白玉蟾

曰奮迅精神驅除雜念謂之武火其發殺機乎。陰符經曰天發殺機移躔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走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而汝以爲好色好利之心之不能改矣其爲病也不亦重乎。汝當先自訟之於心曰我以好色好利而忝吾之生也我其何以生爲哉行而訟之住而訟之而坐而卧亦復如是此之謂自訟不曰自訟焉已也。又當奮迅精神發大猛烈而好色好利之心苟或一動卽自拚命如有不

能生者此之謂武火不曰武火焉已也。又當察其好色好利之心從何而生而生則必有所生之處者乃病之根也故必自其根而驅除之一刀兩段蓋寧死而不復有一毫姑息之心者此之謂殺機而自訟而武火而殺機而曰好色好利之心之不能改者豈其然哉。二生喜曰某等雖至愚也從今以始豈復有好色好利之心哉敢不相爲戒勉以爲先生羞於是林子乃授之以艮背止念之功曰第



歸而行之。以先去此好色好利之心。而復來見。尚有言也。

瓦片厝戲答林萬竹

莆俗兒童嬉戲。或疊瓦片為房子。呼曰瓦片厝。或剪色紙為亭子。呼曰孔

亭子。

昨見教云云。不曰瓦片厝。而曰孔子亭者。兆恩雖不知其為誰氏之談。然亦可為能知我者矣。竊惟兆恩之所論著者。豈敢曰孔氏之亭。特效兒童嬉戲。以疊瓦片為能耳。且疊瓦

中有許多缺典。安可不知其缺。而思所以補之者乎。蓋三教合一。歸儒宗孔。乃兆恩之所詳言者。疊瓦中之所有也。而孔子之所以可宗。乃兆恩之所未詳言者。疊瓦中之缺典也。夫孔子之所以可宗者。以孔子之所以聖者。心也。心之所以聖者。以心之虛靈。心之本體也。此心聖教言之所由以作也。若宋儒之所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者。繁難零碎。不勝其勞。惟是之故。故人之視聖人。真如天之

不可得而階也。况一草一木之細。在所必察。而至於表裏精粗無不到焉。亦將奚爲邪。惟茲心聖之說。以明言孔子之所以可宗者。易知簡能。以補作聖人之缺典焉耳。豈徒喋喋不已。而爲此贅詞也哉。

藉言四章 并小引

農人知稼。圃人知圃。場人知梧。櫛。棘。工人知梓。匠輪輿。若聖人者。知有性與天道之大而已矣。知有人倫日

用之常而已矣。不知稼。不知圃。不知梧。櫛。棘。不知梓。匠輪輿。非不知也。以其瑣瑣之不足知也。非以其瑣瑣之不足知也。縱敝精神。亦且不能徧物而知之。縱敝精神。而能徧物而知之。其有裨於性與天道之大。人倫日用之常乎。否邪。孔子之所謂小人之可以小知者是也。作藉言。

昔后稷播時百穀。乃以始生之苗。而問於堯

與舜曰。此何草也。堯曰。不知也。舜亦曰。不知也。后稷曰。堯舜豈聖人也。苗且不識矣。又况能察其理而窮之。至於其極邪。

鄒有場師。而孟子賤之。嘗以梧櫝之所以爲梧櫝者。而問諸孟子。不能答也。復以檟棘之所以爲檟棘者。而問諸孟子。不能答也。場師曰。我舍梧櫝而養檟棘。我固曰。賤場師矣。而子既不識梧櫝。又不識檟棘。豈非卽物窮理之學。而有所未能邪。

鄒有梓人匠人。而孟子弗之尊也。自以其工於木也。而以木之表裏精粗。反覆而問諸孟子。咸對曰。不知也。輪人輿人。而孟子弗之尊也。自以其工於車也。而以車之表裏精粗。反覆而問諸孟子。咸對曰。不知也。梓匠輪輿曰。一物不知。不以爲耻。顧乃徒尊仁義。而以梓匠輪輿爲弗尊也。何歟。

樊遲請學稼。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曰。吾乃今知夫子非聖人。

也。不然。何其不能即物窮理。而若稼與圃。一  
無所知邪。吾固知夫子非聖人也。

賈而問者。孟子曰。操曰不味也。判曰。劍與曰。  
也。自以其工。為車也。而以為車之未。稟器也。又。  
子。海樓曰。不味也。餅人與人。而孟子。亦之。尊。  
於木也。而以為木之未。稟器也。又。對而問。謂。孟。  
也。百執人。而孟子。亦之。尊也。自以其工。

孟子

門人王興校

### 續稿卷之七

林永新梓

#### 宗孔堂帖戒諸生

余少時寡識。漫以道術學業。兩相妨  
礙。遂棄去舉子業。以從事於道。殊不  
知

御製明經之科。明經者。明道也。幼而學之。壯  
以行之。道術學業。豈有二邪。龍江林  
子兆恩。

士者能持受孔門心法。能時習舉子業。而兩不相妨礙者。是吾弟子也。入若不能持受孔門心法。卽與俗儒無別。非吾弟子也。勿入。或能持受孔門心法矣。而以舉子業爲相妨礙。而輕棄去之。謂之士也可乎。亦非吾弟子也。勿入。其入者。坐於東舍。毋越他舍。混坐。農者工者。商者。能持受孔門心法。各守常分。各安常業者。是吾弟子也。入若不能持受孔門心法。卽與俗農俗工俗商無別。非吾弟子也。勿

入。或能持受孔門心法矣。而不守常分。不安常業。謂之農。謂之工。謂之商。也可乎。亦非吾弟子也。勿入。其入者。坐於西舍。毋越他舍。混坐。布衣之士。能持受孔門心法。兼理家政。而仰足事。俯足畜者。是吾弟子也。入若不能持受孔門心法。卽與俗流無別。非吾弟子也。勿入。或能持受孔門心法矣。而仰不事。俯不畜。謂之布衣之士也可乎。亦非吾弟子也。勿入。其入者。坐於東之東舍。毋越他舍。混坐。道釋

之徒能持受孔門心法。又且誦習經典而奉其戒律者。是吾弟子也。入。若不能持受孔門心法。卽與俗僧俗道無別。非吾弟子也。勿入。或能持受孔門心法矣。而不習經典。不奉戒律。謂之道釋之徒也可乎。亦非吾弟子也。勿入。其入者。坐於西之西舍。毋越他舍混坐。

戒弄口頭

心經曰。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常清靜經曰。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旣無。無無亦無。無無旣無。湛然常寂。論學之士。竊之以爲話柄。以事口頭者。蓋多有之。諸生其痛戒之。若也不知孔門心法。而專事口頭以辯給也。將以欺人乎。抑以欺已乎。諸生其痛戒之。

世之論學者。每曰忠矣。如此而謂之大忠。如此而謂之小忠。如此而謂之恭。如此而謂之敬。如此而謂之賊。如此而謂之周公之忠。如

此而謂之屈原之忠。每曰孝矣。如此而謂之大孝。如此而謂之小孝。如此而謂之敬養。如此而謂之色養。如此而謂之志養。如此而謂之舜之孝。如此而謂之申生之孝。凡類此者。反覆辯論。非不侃侃而足聽也。然察其生平。稽其素履。則所謂忠。所謂孝。皆曰躬行未之有得。而退而寒之。則亦有所不遑及矣。至於談本體者。亦且鮮有能識本體者也。其曰寂然不動。心之本體也。又曰無動無靜。心之本體也。又曰有善無惡。心之本體也。又曰無善無惡。心之本體也。又曰毋毋意。至於毋毋意。而盡無之心之本體也。毋毋必。至於毋毋必。而盡無之心之本體也。毋毋固。至於毋毋固。而盡無之心之本體也。毋毋我。至於毋毋我。而盡無之心之本體也。又曰心本正也。而

又奚待於正。性本定也。而又奚待於定。又曰。勿曰止念。卽此止念。便是起念。勿曰求靜。卽此求靜。便是不靜。若論學之士。能談及此者。

孰不自以爲得矣。然其見聞之末。支離之病。是亦口頭釋子。問禪而答禪者爾矣。縱說得天花亂墜。則亦何益於身心哉。故君子之學。貴自得也。泚有何中悟者。曾習此話柄。而肆其辯給以禦人也。每每自以爲得。一日造林子而與之語。甚喜。曰。本體之說。微乎其微。先生其殆非常人乎。若非真有所得於心。則亦安能剖析精微。而如是其詳明邪。林子曰。此乃乾慧。不足多也。豈非孔子之所謂有言者。未必有德邪。余不談此者。且十餘年矣。吾子幸毋襲燕石而珍之。而取笑於卞氏也。於是中悟遂幡然悔悟。介贄受業。而林子乃語之孔門心學。

又

林子曰。作文以理爲主。氣輔之。平淡中取奇。詞苑之巨匠也。蘇子瞻曰。凡作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真可謂文



章之評矣。近來作文者，不會漢人六代之意，漫襲漢人六代之詞，自以爲高古美麗。又有一等專用新奇之字，文以艱深之詞，斷手截足，令人難句爲高，是皆才不足而氣不昌，故不得已假此以取名爾。今後作文，理要精微，氣要昌大，轉折處亦要圓活。然此非可以易言也。蓋由養之於內，既至而後發之於詞，自順矣。故曰：有德者必有言，諸生毋徒求之文字之間可也。

明經

林子曰：古之爲師者，教人以脩道；今之爲師者，教人以學文。今諸生之所以從我者，固專在道，而我之所以與諸生者，必兼以文。獨不觀之仲尼之徒乎？問政爲邦，仕魯仕衛，蓋幼學壯行，聖人所不廢也。况科舉之興，出自國制，而仲尼之聖，亦曰從周，是知古之君子，未嘗不仕，而明經之學，亦當時之載質也。其惟正心脩身，以爲兼善之地，業舉遵制，以爲

進身之階。斯謂之有體有用之學。大中至正之道也。條列于左。諸生其惟遵而行之。

林子曰。諸生肄習舉子業。當以此爲事。不可以此爲心。所謂事者。蓋爲之自我當如是也。若汲汲以功名富貴爲心。則徇外而忘內。是亦鄙夫之患得也。安足道哉。又曰。諸生固不可有重功名富貴之心。亦不可有輕功名富貴之心。惟當遵奉

國制。肄習舉業。偶得取第而顯用於時也。亦

已任。或在一縣。卽以一縣爲已任。若志不得遂。道非所宜。則當賦靖節歸來之辭可也。今諸生每曰。吾不願仕矣。豈不失之偏邪。故以仕爲通。不爲民謀者。非也。以隱爲高。徒爲身謀者。亦非也。

劍津回別榕城諸友

區區今卽入山去矣。不去。恐或又有招之者。曳裾公門。殊非夙志。古人有言曰。鳳凰以不

見爲神。區區自愧不鳳凰爾。縱鳳凰矣。覽輝而下。而數數見於時。人必狎之。孰復神之。又曰。遠志出山。竟成小草。在山則爲遠志。出山則爲小草。而况人乎。栖栖人世。人卽得而草之。而所謂山人家風。不從我而壞邪。若業舉相從諸生。無論久近。如王趙藍鄭林李吳謝等數十子。皆具青雲之資。各宜努力。以爲世用。若區區老矣。無所短長。可效於世。徒守入山不見之細節。亦區區山人之分。固宜然也。

魯之女子之適人也。以萬世之嗣爲重。區區少而寡矣。今且老矣。乃復從人。而以嗣爲重。不亦大可笑乎。不見之義。山人之分也。至尊在臨。始敢見之。分庭爲禮。自孟子以來。而山人之分當如此也。區區行矣。惟各自樹立。以共作天地間第一流人物。幸甚。

醜金帖

書林

聖廟歲久傾圮。詹就正君旣修葺之。余嘗謂

修葺玄宇梵室。時時有之。雖糜其財。彌多弗恤也。至於

聖廟。乃不能釋。然於一金之資者。何也。豈二氏者。流每以因果之說。以惑人之志。而責其償於杳冥之間。而鼓之從者。易歟。就正君好賢仗義人也。日者府縣嘗累旌獎之。而又能知以

聖廟為重如此。但傾圮特甚。工力頗繁。而君難獨任之。余乃謀之諸生。各隨分出銀。以共替成之。諸生既知余心法之源委。出自孔氏。而一聞之下。無不歡欣。咸曰。是我等之責也。

醴金建祠報帖

嘉靖壬戌年九月念八日

參戎南塘戚公。有大功在莆。雖其自棄如兆恩者。今得以遂逍遙之樂。亦荷戚公之賜多矣。其部下精兵殺伐之功。義當醴犒。至於扶傷者之醫藥。陣亡者之祭葬。又當哀其以我之故。而傷且亡。從其厚而憐恤之者。亦義也。

林下續稿 卷五  
敢告城內外縉紳先生。至編戶諸君子。幸惟以義之不可緩也。隨出多寡。速圖報稱。倘草率之間。難以集事。當珍重介使。遠致浙藩。雖不免有遲慢之失。然亦不至使人有功於我者。而遽忘之也。其義出分金。內外鋪隘。各置簿一扇。不自揣分。敬仗各本鋪內有德行者。一二人。煩為收斂。此係一郡公舉。人心急義之同然也。故敢瑣瀆。伏惟照亮。幸甚。

申告

壬戌年十月初六日

東廂等鋪隘分子。類送前埭土地巷舍弟兆誥兆瓊收。左廂等鋪隘分子。類送塔寺前。敝徒黃陽。庫前。敝徒陳濤收。右廂等鋪隘分子。類送北門街。敝徒黃士志黃起先收。南廂等鋪隘分子。類送南門溝下。敝徒黃瑚蔡宅。敝徒蔡志豪收。煩為紀數紀名。便於刻報。自惟林墩奏凱而旋也。凡我莆人。父母兄弟妻兒。而一家得以胥慶。寔惟戚公之生全之也。祖宗祠宇丘壠。而歲時得以祭掃。寔惟戚公之

禮祀之也。得服田畝。而擔石之入。寔惟戚公之粒食之也。得復境土。而舊業之修。寔惟戚公之奠安之也。是戚公之功在人心。而醜金圖報。皆出人心之所同然者。然始而戚公之捷也。孰不有投轄之思。而恐其亟去。繼而戚公之去也。孰不有他年之虞。而望其復來。夫其望之者。既至。則其愛之者。必深。愛之者。既深。則其報之者。必厚。構祠犒兵。蕪而舉之。亦以俾後人有所觀感云。

南塘戚公畫像文

壬戌年十月念九日

慨倭夷之入寇我閩也。始於嘉靖乙卯。日逞其毒。歲益猖獗。屠戮之衆。而遺骸如積。虐焰之熾。而村落爲墟。加以無制之兵。重爲民生之苦。觸目驚心。慘不忍言。至壬戌之秋。幸得我叅戎南塘戚公奉

命南來。以殄滅醜虜。一月之內。克捷者三。清之牛田。莆之林墩。福寧之寧德。積寇滋蔓。公悉搗其巢穴而平之。於是閩之人。無少長貴

賤無不寄命於公。而荷公更生之德者。不可勝數。公仁而有勇。嚴而能寬。每臨陣決戰。輒雜之伍兩中。親冒矢石。以爲士卒先。故士卒樂爲之用。其部下將吏奉守紀律。不敢少違。凡所經過。民甚便之。閩外重寄。威名赫奕。故倭夷畏公如虎。而閩人倚公以爲長城也。當必有大建祠宇。生而祀之。以昭荅殊勲者。乃其繫德之恒情也。但閩之人。每以地有遐邇。分有崇卑。雖其祠宇之隆崇也。孰若家傳畫像。朝夕得以瞻依。而飲食必祭。若兆恩亦德公而遂逍遙之樂矣。乃命工肖公半影。圖而梓之。庶便於委巷短壁。尊而張之。亦不爲瀆也。或者以荷公更生之德。旣以武之功。而肖公戡亂之像。亦當以武之容。殊不知公乃有道士也。昔有圖諸葛武侯者。亦惟綸巾羽扇。公蓋諸葛武侯者。倫也。惟此肖像。庶可以槩見其有道之容云爾。

壽饒心谷

樵陽老友饒生民。先林子生十有四年矣。庚午之夏。介贄謁林子於光澤危潢氏之家。與之語。便忻忻然。若有得者。而恨其受業之晚也。自此而後。侍林子於宗孔堂者三。榕城者再。泊舟於竹崎溪。自冬徂春。蓋不自知其年之邁。而獨樂其道。惟恐一日之離林子之側也。是月望日。寔其初度之晨。莆諸生醖金爲老友壽。酒三行。儒門諸生出執爵而言曰。堯年百十有二。舜百有十。願兼堯舜之年。以爲無疆之祝。於是道門以黃帝老子。釋門以釋迦。相次出執爵爲老友壽。酒將半。老友復出執爵以酬諸生。且曰。民之年。忽忽已七十矣。縱兼堯舜之年。抑亦斯頃。爾然。民之所願者。惟盡先生之心法。以尊德性。以復吾心之聖人。炯炯長存。天壤俱敝。此則民之心也。不知先生以爲何如。林子曰。善哉。能知所以自壽矣。余今將何以壽老友也。余惟願老友及諸生。相與勉勵。而共倡明之。俾天下萬



世。盡知其心之聖人。盡知聖人之心法。以爲聖人也。然此非久於其道焉。不能也。而所謂永年者。又安可少邪。顧命諸生。爲林子更爵。爲老友壽。老友更爵。跪進酒於林子。爲林子壽。林子復令諸生。各自酌酒。各自爲壽。庶幾各得以永年之身。以共倡明心聖之教於天下。萬世。以爲天下萬世壽也。於是諸生請紀其言爲壽篇。

割股孝子方江文

方江。字希永。少事父母孝。家濱於海。世以漁爲業。旣得聞尚書厥心臧之旨。遂棄海而田。惟土物是愛。茲春正月十四日。江之母郭氏。忽疾作。甚危殆。延至十七日。江無以爲計。遂夜禱天。割股和粥以進。而母郭氏之病頓愈。或以割股虧體。不足爲孝。林子曰。古所稱忠臣殺其身以利其君者爲之。而未聞有以虧體非之者。况此身乃受之父母。而以此兒之肉。以愈其親之疾。而謂之非孝也。何與。

